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璽兄弟相逢

話說沈大脚問定了王太太的話回家向丈夫說了次日歸姑爺來討信沈天孚如此這般告訴他說我家堂客過去着實講了一番這堂客已是千肯萬肯但我說明了他家是沒有公婆的不要叫鮑老太自己來下插定到明日拏四樣首餙來仍舊叫我家堂客送與他擇个日子就擡人便了歸姑爺聽了這話回家去告訴丈

母說這堂客手裏有幾百兩銀子的話是真的只是性子不好些會欺負丈夫這是他兩口子的事我們管他怎的鮑老太道這管他怎的現今這小廝做頭做腦也要娶个辣燥些的媳婦來制着他纔好老太主張着要娶這堂客隨即叫了鮑廷璽來叫他去請沈大脚金次福兩个人來爲媒鮑廷璽道我們小戶人家只是娶个窮人家女兒做媳婦好這樣堂客要了家來憑怕淘氣被他媽一頓臭駡道倒運的奴才沒福

氣的奴才你到底是那窮人家的根子開口就
說要窮將來少不的要窮斷你的筋像他有許
多厢籠要進來擺擺房也是熱鬧的你這奴才
知道甚麽膓的鮑延鑿不敢回言只得央及歸
姑爺同着去拜媒人歸姑爺道這像娘這樣費心
還不詞他說个是只要揀精揀肥我也把不着
要効他這个勞老太又把姑爺說了一番道他
不知道好歹姐夫不必計較他姑爺方才肯同
他去拜了兩个媒人次日備了一席酒請媒鮑

廷璽有生意領着班子出去做戲了就是姑爺作陪客老太家里拏出四樣金首飾四樣銀首飾來還是他前頭王氏娘子的交與沈天孚去下插定沈天孚又賺了他四樣只拏四樣首飾叫沈大腳去下插定那里接了擇定十月十三日過門到十二日把那四廂四櫥和盆桶錫器兩張大床先搬了來兩个了頭坐轎子跟着到了鮑家看見老太也不曉得是他家甚麼人又不好問只得在房里舖設齊整就在房里坐着

明早歸家大姑娘坐轎子來這里請了念次福的老婆和錢麻子的老婆兩个攙親到晚一乘轎子四對燈籠火把娶進門來進房撒帳說四言八句拜花燭喫交杯盞不必細說五更鼓出來拜堂聽見說有婆婆就惹了一肚氣出來使性摜氣磕了幾个頭也沒有茶也沒有鞋拜畢就往房里去了丫頭一會出來要雨水𤎅茶與太太嗑一會出來叫拏炭燒着了進去與太太添着燒速香一會出來到橱下叫廚子蒸點心

做撈拏進房來與太太喫兩个丫頭川流不息
的在家前屋後的走叫的太太一片聲响鮑老
太聽見道在我這里叫甚麽太太連奶奶也叫
不的只好叫个相公娘罷了丫頭走進房去把
這話對太太說了太太就氣了个發昏到第三
日鮑家請了許多的戚子的老婆來做朝南京
的風俗但凡新媳婦進門三天就要到廚下去
收拾一樣菜發个利市這菜一定是魚取富貴
有餘的意思當下鮑家買了一尾魚燒起鍋請

相公娘上鍋王太太不采坐着不動錢麻子的老婆走進房來道這使不得你而今到他家做媳婦這些規矩是要還他的太太忍氣吞聲脫了錦緞衣服繫上圍裙走到厨下把魚接在手內拏刀刮了三四刮拎着尾把望滾湯鍋里一摜錢麻子老婆正站在鍋抬傍边看他收拾魚被他這一摜便濺了一臉的熱水連一件二色金的緞衫子都弄濕了唬了一跳走過來道這是怎說忙取出一个汗巾子來揩臉王太太丟

了刀骨都着嘴往房里去了當晚堂客上席他也不會出來坐到第四日鮑廷璽領班子出去做夜戲進房來穿衣服王太太看見他這幾日都戴的是瓦楞帽子並無紗帽心里疑惑他不像個舉人道日見他戴帽子出去問道這晚間你往那里去鮑廷璽道我做生意去說着就去了太太心裏越發疑惑他做甚麼生意又想道想是在字號店里算帳一直等到五更鼓天亮他纔回來太太問道你在字號店裡算帳爲甚

麼算了這一夜鮑廷璽道甚麼字號店我是戲班子裡管班的領著戲子去做夜戲纔回來太太不聽見這一句話罷了聽了這一句話怒氣攻心大叫一聲望後便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鮑廷璽慌了忙叫兩个了頭拏薑湯灌了半日灌醒過來大哭大喊滿地亂滾滾散頭髮一會又要扒到床頂上去大聲哭着唱起曲子來原來氣成了一个失心瘋唬的鮑老太同大姑娘都跑進來看看了這般模樣又好惱又好笑正

鬧着沈大脚手里拏着兩包糖心走到房里來賀喜纔走進房太太一眼看見上前就一把揪住把他揪到馬子跟前揭開馬子抓子一把尿屎抹了他一臉一嘴沈大脚滿鼻子都塞滿了臭氣衆人來扯開了沈大脚走出堂屋里又被鮑老太指着臉駡了一頓沈大脚沒情沒趣只得討些水洗了臉悄悄的出了門回去了這里請了醫生來醫生說這是一肚子的痰正氣又虛要用人參琥珀每劑藥要五錢銀子自此以

後一連害了兩年把些衣服首飾都花費完了兩个丫頭也賣了歸姑爺同大姑娘和老太商議道他本是螟蛉之子又沒中用而今又弄了這个瘋女人來在家鬧到這个田地將來我們這房子和本錢還不够他吃人參琥珀吃光了這个如何來得不如趁此時將他趕出去離門離戶我們纔得乾淨一家一計過日子鮑老太聽信了女兒女婿的話要把他兩口子趕出去鮑廷璽慌了去求鄰居王羽秋張國重來說張

國重王羽秋走過來說道老太這使不得他是你老爹在時抱養他的況且又帮着老爹做了這些年生意如何趕得他出去老太把他怎樣不孝媳婦怎樣不賢着實數說了一遍說道我是斷斷不能要他的了他若要在這里我只好帶着女兒女壻搬出去讓他當下兩人講不過老太只得說道就是老太要趕他出去也分些本錢與他做生意叫他兩口子光光的怎樣出去過日子老太道他當日來的時候只得頭上

幾莖黃毛身上還是光光的而今我養活的他係大又替他娶過兩回親況且他那死鬼老子也不知是累了我家多少他不能補報我罷了我還有甚麼貼他那兩人道雖如此說恩從上流還是你老人家照顧他些說來說去說的老太轉了口許給他二十兩銀子自己去住鮑廷璽接了銀子哭哭啼啼不日搬了出來在王羽秋店後借一間屋居住只得這二十兩銀子要團班子弄行頭是弄不起要想做个別的小生

意又不在行只好坐吃山空把這二十兩銀子吃的將光太太的人參琥珀藥也沒得吃了病也不大發了只是在家坐着哭泣咒駡非止一日那一日鮑廷璽街上走走回來王羽秋迎着問道你當初有个令兄在蘇州麽鮑廷璽道我老爹只得我一个兒子並沒有哥哥王羽秋道不是鮑家的是你那三牌樓倪家的鮑廷璽道倪家雖有幾个哥哥聽見說都是我老爹自小賣出去了後來一總都不知个下落郤也不曾

聽見是在蘇州王羽秋道方才有个人一路找
來我在隔壁鮑老太太家說倪大太爺找倪六太
爺的鮑老太不招應那人就問在我這裏我就
想到你身上你當初在倪家可是第六鮑廷璽
道我正是第六王羽秋道那人找不到又到那
邊找去了他少不得還找了回來你在我店里
坐了候着少頃只見那人又來找問王羽秋道
這便是你六爺倪找他怎的鮑廷璽道你是那
里來的是那个要找我那人在腰裏拿出一个

紅紙帖子來遞與鮑廷璽看鮑廷璽接着只見上寫道水西門鮑文卿老爹家過繼的兒子鮑廷璽本名倪廷璽乃父親倪霜降第六子是我的同胞的兄弟我叫作倪廷珠找着是我的兄弟就同他到公館裏來相會要緊要緊鮑廷璽道這是了一點也不錯你是甚麼人那人道我是跟大太爺的叫作阿三鮑廷璽道大太爺在那裏阿三道大太爺現在蘇州撫院衙門里做相公每年一千兩銀子而今現在大太爺公館

裏旣是六太爺就請同小的到公館裏和大太爺相會鮑廷璽喜從天降就同阿三一直走到淮清橋撫院公館前阿三道六太爺請到河底下茶館裏坐着 我去請大太爺來會一直去了鮑廷璽自巳坐着坐了一會只見阿三跟了一个人進來頭戴方巾身穿醬色緞直裰脚下粉底皂靴三綹髭鬚有五十歲光景那人走進茶館阿三指道便是六太爺了鮑廷璽忙走上前那人一把拉住道你便是我六兄弟了鮑廷璽

道你便是我大哥哥兩人抱頭大哭哭了一場坐下倪廷珠道兄弟自從你過繼在鮑老爹家我在京裏全然不知道我自從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學會了這個幕道在各衙里做館在各省找尋那幾个弟兄都不會我的着五年前我同一位知縣到廣東赴任去在三牌樓找着一个舊時老鄰居問纔曉得你過繼在鮑家了父母俱已去世了說着又哭起來鮑廷璽道我而今鮑門的事倪廷珠道兄弟你且等我說完了我這

幾年虧遭際了這位姬大人賓主相得每年送我束修一千兩銀子那幾年在山東今年調在蘇州來做巡撫這是故鄉了我所以着緊來找賢弟找着賢弟將我把歷年節省的幾兩銀子拏出來弄一所房子將來把你嫂子也從京裏接到南京來和兄弟一家一計的過日子兄弟你自然是娶過弟媳的了鮑廷璽道大哥在上便悉把怎樣過繼到鮑家怎樣蒙鮑老爹恩養怎樣在向太爺衙門里招親怎樣前妻王氏死

了又娶了這个女人而今怎樣怎樣被鮑老太
趕出來了都說了一遍倪廷珠道這个不妨而
今弟婦現在那裡鮑廷璽道現在鮑老爹隔壁
一个人家借着住倪廷珠道我且和你同到家
裡去看看我再作道理當下會了茶錢一同走
到王羽秋店裡王羽秋也見了禮鮑廷璽請他
在後面王太太拜見大伯此時衣服首飾都没
有了只穿着家常打扮倪廷珠荷包裡拏出四
兩銀子來送與弟婦做拜見禮王太太看見有

這一个體面大伯不覺憂愁減了一半自巳捧茶上來鮑廷璽接着送與大哥倪廷珠吃了一杯茶說道兄弟我且暫回公館裡去我就回來和你說話你在家等着我說罷去了鮑廷仁在家和太太商議少刻大哥來我們須備个酒飯候着如今買一隻板鴨和幾斤肉再買一尾魚來托王羽秋老爹來收拾做个四樣纔好王太太說呸你這死不見識面的貨他一个撫院衙門裡住着的人他沒有見過板鴨和肉他自然

是吃了飯纔來他希罕你這樣東西吃如今快秤三錢六分銀子到果子店里裝十六个細巧圍碟子來打幾斤陳百花酒候着他纔是个道理鮑廷璽道太太說的是當下秤了銀子把酒和碟子都備齊捧了來家到晚果然一乘轎子兩个巡撫部院的燈籠阿三跟着他哥來了倪廷珠下了轎進來說道兄弟我這寓處沒有甚麽只帶的七十多兩銀子叫阿三在轎櫃里拏出來一包一包交與鮑廷璽道這个你且收着

我明日就要同姬大人往蘇州去你作速看下一所房子價銀或是二百兩三百兩都可以你同弟婦搬進去住着你就收拾到蘇州衙門裡來我和姬大人說把今年束修一千兩銀子都支了與你拏到南京來做个本錢或是買些房產過日當下鮑廷璽收了銀子留着他哥吃酒吃着說一家父母兄弟分離苦楚的話說着又哭哭着又說直吃到二更多天方纔去了鮑廷璽次日同王羽秋商議叫了房牙子來要當房

子自此家門戶人都曉的倪大老爺來找兄弟現在撫院大老爺衙門裡都稱呼鮑廷璽是倪六老爺太太是不消說又過了半个月房牙子看定了一所房子在下浮橋施家巷三間門面一路四進是施御史家的施御史不在家着典與人住價銀二百二十兩成了議約付押議銀二十兩擇了日子搬進去再兌銀子搬家那日兩邊鄰居都送着盒歸姑爺也來行人情出分子鮑廷璽請了兩日酒又替太太贖了些頭面

衣服太太身子裡又有些啾啾唧唧的起來隔幾日要請个醫生要吃八分銀子的藥那幾十兩銀子漸漸要完了鮑廷璽收拾要到蘇州尋他大哥去上了蘇州船那日風不順船家還在江北走了一夜到了儀徵舡住在黃泥灘風更大過不得江鮑廷璽走上岸要買个茶點心吃忽然遇見一个少年人頭戴方巾身穿玉色紬直裰脚下大紅鞋那少年把鮑廷璽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問道你不是鮑姑老爺麼鮑廷璽驚

道在下姓鮑相公尊姓大名怎樣這樣稱呼那少年道倪可是安慶府向太爺衙門裡王老爹的女壻鮑廷璽道我便是相公怎的知道那少年道我便是王老爹的孫女壻你老人家可不是我的姑丈人麽鮑廷璽笑道這是怎麽說且請相公到茶館坐坐當下兩人走進茶館拏上茶來儀徵有的是肉包子裝上一盤來吃着鮑廷璽問道相公尊姓那少年道我姓季姑老爹倪認不得我我在府裡考童生看見你巡場我

就認得了後來你家老爹還在我家吃過了酒這些事你難道都記不的了鮑廷璽道你原來是季老太爺府裡的季少爺你都因甚麼做了這門親季葦蕭道自從向太爺陞任去後王老爹不曾跟了去就在安慶住着後來我家岳選了典史安慶的鄉紳人家因他老人家爲人盛德所以同他來往起來我家就結了這門親鮑廷璽道這也極好你們太老爺在家好麽季葦蕭道先君見背已三年多了鮑廷璽道姑爺你

都爲甚麽在這裡季葦蕭道我因鹽運司荀大人是先君文武同年我故此來看看年伯姑老爺你都往那裡去鮑廷璽說我道蘇州去看一个親戚季葦蕭道幾時纔得回來鮑廷璽道大約也得二十多日季葦蕭道若回來無事到楊州來頑頑若到楊州只在道門口門簿上一查便知道我的下處我那時做東請姑老爺鮑廷璽道這个一定來奉候說罷彼此分別走了鮑廷璽上了船一直來到蘇州纔到閶門上岸劈

面撞着跟他哥的小厮阿三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榮華富貴依然一旦成空奔走道途又得無端聚會畢竟阿三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王太太進門斷無安然無事之理然畢竟從何處寫起直是難以措筆却於新婦禮節上生波乃覺近情着理不枝不蔓正閙着忽見沈大脚來塗以一臉臭屎令閙者絕倒使拙筆爲之必無此生龍活虎之妙古人云眼前

有景道不出正此謂也

太太窮了身子便覺康健病也不大發纔遇見體面太伯得銀七十兩身子又覺得啾啾唧唧每日要哭八分銀子的藥天下婦人大約如此

老太與歸姑爺視鮑廷璽毫末不關痛癢字字寫入骨髓

倪廷珠忽然從天掉下叨叨絮絮敘說父子兄弟別離之苦至性感人沁入心肺此是極

有功世道文字以下便要去却鮑廷璽與一
副筆墨去寫二杜其線索全在季葦蕭今郎
於江岸上偶然遇見兎起鶻落眞有成軸在
胷

儒林外史第二十八回

季葦蕭揚州入贅　蕭金鉉白下選書

話說鮑廷璽走到閶門遇見跟他哥的小廝阿三阿三前走後面跟了一个閑漢挑了一担東西是些三牲和些銀錠紙馬之類鮑廷璽道阿三倪大太爺在衙門裡麼倪這些東西叫人挑了同他到那裡去阿三道大太爺來了大太爺自從南京回來進了大老爺衙門打發人上京接太太去去的人回說太太已於前月去世大

太爺着了這一急得了重病不多幾日就歸天了大太爺的靈柩現在城外厝着小的便搬在飯店裡住今日是大太爺頭七小的送這三牲紙馬到墳上燒紙去鮑廷璽聽了這話兩眼大睜着話也說不出來慌問道怎麼說大太爺死了阿三道是大太爺去世了鮑廷璽哭倒在地阿三扶了起來當下不進城了就同阿三到他哥哥厝基的所在擺下些牲醴澆奠了酒焚起紙錢哭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兄弟來遲一步就不能

再見大哥一面說罷又慟哭了一場阿三勸了回來在飯店裡住下次日鮑廷璽將自己盤纏又買了一副牲醴紙錢去上了哥哥墳回來連連在飯店裡住了幾天盤纏也用盡了阿三也辭了他往別處去了思量沒有主意只得把新做來的一件見撫院的紬直裰當了兩把銀子且到揚州尋季姑爺再處當下搭船一直來到揚州往道門口去問季葦蕭的下處門簿上寫著寓在興教寺忙找到興教寺和尚道季相

公麼他今日在五城巷引行公店隔壁尤家招親你到那里去尋鮑廷璽一直找到尤家見那家門户掛着彩子三間廠廳坐了一廳的客正中書案上點着兩枝通紅的蠟燭中間懸著一軸百子圖的畫兩邊帖着硃箋紙的對聯上寫道清風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季葦蕭戴著新方巾穿著銀紅紬直裰在那裡陪客見了鮑廷璽進來嚇了一跳同他作了揖請他坐下說道姑老爺幾從蘇州回來的鮑廷璽道

正是恰又遇著姑爺恭喜我來吃喜酒坐上的客問此位尊姓季葦蕭代答道這舍親姓鮑是我的賤內的姑爺是小弟的姑丈人衆人道原來是姑太爺失敬失敬鮑廷璽問各位太爺尊姓季葦蕭指著上首席坐的兩位道這位是辛東之先生這位是金寓劉先生二位是揚州大名士作詩的從古也沒有這好的又且書法絕妙天下沒有第三个說罷擺上飯來二位先生首席鮑廷璽三席還有幾个人都是尤家親戚

坐了一桌子吃過了飯那些親戚們同季葦蕭裡面料理事去了鮑廷璽坐着同那兩位先生攀談辛先生道揚州這些有錢的鹽獃子其實可惡就如河下興盛旂馮家他有十幾萬銀子他從徽州請了我出來住了一年我說你要為我的情就一總送我二三千銀子他竟一毛不拔我後來向人說馮家他這銀子該給我的他將來死的時候這十幾萬銀子一个錢也帶不去到陰司裡是个窮鬼閻王要蓋森羅寶殿這

四个字的匾少不的是請我寫至少也得送我一萬銀子我那時就把幾千與他用用也不可知何必如此計較說罷笑了余先生道這話一絲也不錯前日不多時河下方家來請我寫一副對聯共是二十二个字他叫小斯送了八十兩銀子來謝我我叫他小廝到跟前吩咐他道你拜上你家老爺說金老爺的字是在京師王爺府裡品過價錢的小字是一兩一个大字十兩一个我這二十二个字平買平賣時價值二

百二十兩銀子你若是二百一十九兩九錢也不必來取對聯那小厮回家去說了方家這畜生賣弄有錢竟坐了轎子到我下處來把二百二十兩銀子與我我把對聯還與他他他兩把把對聯扯碎了我登時大怒把這銀子打開一總都攢在街上給那些挑鹽的拾糞的去了列位你說這樣小人豈不可惡正說着季葦蕭走了出來笑說道你們在這裏講鹽獃子的故事我近日聽見說揚州是六精半東之道是五精

罷了那里六精季葦蕭道是六精的狠我說與你聽他轎裡是坐的債精抬轎的是牛精跟轎的是屁精看門的是謊精家裡藏着的是妖精這是五精了而今時作這些鹽商頭上戴的是方巾中間定是一个水晶結子合起來是六精說罷一齊笑了捧上麵來吃四人吃着鮑廷璽問道我聽見說鹽務裡這些有錢的到麵店裡八分一碗的麵只呷一口湯就拿下去賞與轎夫吃這話可是有的麼辛先生道怎麼不是有

的金先生道他那裡當眞吃不下他本是在家裡泡了一碗鍋巴吃了纔到麵店去的當下說着笑話天色晚了下來裡面吹打着引季葦蕭進了洞房衆人上席吃酒吃罷各散鮑廷璽仍舊到鈔關飯店裡住了一夜次日來賀喜看新人看罷出來坐在廳上鮑廷璽悄悄問季葦蕭道姑爺你前面的姑奶奶不曾聽見怎的你怎麼又做這件事季葦蕭指着對聯與他看道你不見才子佳人信有之我們風流人物只要才

子佳人會合一房兩房何足爲奇鮑廷璽道這也罷了你這些費用是那裡來的季葦蕭道我一到揚州荀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兩銀子又把我在瓜洲管關稅只怕還要在這裡過幾年所以又娶一个親姑老爺你幾時回南京去鮑廷璽道姑爺不瞞你說我在蘇州去投奔一个親戚投不着來到這裡而今並沒有盤纏回南京季葦蕭道這个容易我如今送幾錢銀子與姑老爺做盤費還要托姑老爺帶一个書子

到南京去正說着只見那辛先生金先生和一个道士又有一个人一齊來吵房季葦蕭攘了進去新房裡吵了一會出來坐下辛先生指着這兩位向季葦蕭道這位道友尊姓來號霞士也是我們揚州詩人這位是蕪湖郭鐵筆先生鐫的圖書最妙今日也趁着喜事來奉訪季葦蕭問了二位的下處說道明日來答拜辛先生和金先生道這位令親鮑老爹前日聽說尊府是南京的那幾時回南京去季葦蕭道也就在

這一兩日問那兩位先生道這等我們不能同行了我們同在這个俗地方人不知道敬重將來也要到南京去說了一會話四人作別去了鮑廷璽問道姑爺你帶書子到南京與那一位朋友季葦蕭道他也是我們安慶人也姓季叫作季恬逸和我同姓不宗前日同我一路出來的我如今在這裡不得回去他是沒用的人寄个字叫他回家鮑廷璽道姑爺你這字可會寫下季葦蕭道不曾寫下我今晚寫了姑老爹明

月來取這字和盤纏後日起身去罷鮑廷璽應諾去了當晚季葦蕭寫了字封下五錢銀子等鮑廷璽次日來拏次日早晨一个人坐了轎子來拜傳進帖子上寫年家眷同學弟宗姬頓首拜季葦蕭迎了出去見那人方巾濶服古貌古心進來坐下季葦蕭動問仙鄉尊字那人道賤字穆菴敝處湖廣一向在京同謝茂秦先生館於趙王家裡因反舍走走在這裡路過聞知大名特來進謁有一个小照行樂求大筆一題將

來還要帶到南京去復請諸名公題詠季葦蕭道先生大名如雷灌耳小弟獻醜真是弄斧班門了說罷吃了茶打恭上轎而去恰好鮑廷璽走來取了書子和盤纏謝了季葦蕭季葦蕭向他說姑老爹到南京千萬尋到狀元境勸我那朋友季恬逸回去南京這地方是可以餓的死人的萬不可久住說畢送了出來鮑廷璽拏着這幾錢銀子搭了船回到南京進了家門把這些苦處告訴太太一徧又被太太臭罵了一頓

施御史又來催他兌房價他沒銀子兌只得把房子退還施家這二十兩押議的銀子做了干罰沒處存身太太只得在內橋娘家胡姓借了一間房子搬進去住着住了幾日鮑廷璽拿着書子尋到狀元境尋着了季恬逸季恬逸接書看了請他吃了一壺茶說道有勞鮑老爹這些話我都知道了鮑廷璽別過自去了這季恬逸因缺少盤纏沒處尋寓所住每日裡拿着八个錢買四个弔桶底作兩頓吃晚裡在刻字店一

个家板上睡覺這日見了書子知道季葦蕭不來越發慌了又沒有盤纏回安慶去終日吃了餅坐在刻字店裏出神那一日早上連餅也沒的吃只見外面走進一个人來頭戴方巾身穿元色直裰走了進來和他拱一拱手季恬逸拉他在板櫈上坐下那人道先生尊姓季恬逸道賤姓季那人道請問先生這裡可有選文章的名士麼季恬逸道多的狠衛體善隨岑菴馬純上蘧駪夫匡超人我都認的還有前日同我在

這裏的季葦蕭這都是大名你要那一个那人道不拘那一位我小弟有二三百銀子要選一部文章煩先生替我尋一位來我同他好合選季恬逸道你先生尊姓貴處也說與我我好去尋人那人道我復姓諸葛盱眙縣人說起來人也還知道的先生竟去尋一位來便了季恬逸請他坐在那裡自己走上街來心裡想道這些人雖常來在這裡却是散在各處這一會沒頭沒腦往那裡去捉可惜季葦蕭又不在這裡又

想道不必管他我如今只望着水西門一路大街走過着那个就捉了來且混他些東西吃吃再處主意已定一直走到水西門只見一个人押着一担行李進城他擧眼看時認得是安慶的蕭金鉉他喜出望外道好了上前一把拉着說道金兄你幾時來的蕭金鉉道原來是恬兒你可同葦蕭在一處季恬逸道葦蕭久已到揚州去了我如今在一个地方你來的恰好如今有一樁大生意作成你你可不忘了我蕭

金鉉道甚麽大生意季恬逸道你不要管你只同着我走包倪有幾天快活日子過蕭金鉉聽了同他一齊來到狀元境刻字店只見那姓諸葛的正在那裡探頭探腦的望季恬逸高聲道諸葛先生我替倪約了一位大名士來那人走了出來迎進刻字店裡作了揖把蕭金鉉的行李寄放在刻字店內三人同到茶館裡叙禮坐下彼此各道姓名那人道小弟複姓諸葛名佑字天申蕭金鉉道小弟姓蕭名鼎字金鉉季恬

逆就把方纔諸葛天申有幾百銀子要選文章的話說了諸葛天申道這選事小弟自已也略知一二因到大邦必要請一位大名下的先生以附驥尾今得見蕭先生如魚之得水了蕭金鉉道只恐小弟菲材不堪勝任季恬逸道兩位都不必謙彼此久仰今日一見如故諸葛先生且做个東請蕭先生吃个下馬飯把這話細細商議諸葛天申道這話有理客邊只好假館坐坐當下三人會了茶錢一同出來到三山街一

个大酒樓上蕭金鉉首席季恬逸對坐諸葛天申主位堂官上來問菜季恬逸點了一賣肘子一賣板鴨一賣醉白魚先把魚和板鴨拏來吃酒留着肘子再做三分銀子湯帶飯上來堂官送上酒來斟了吃酒季恬逸道先生這件事我們先要尋一个僻靜些的去處又要寬大些邀定了文章好把刻字匠叫齊在寓處來看着他刻蕭金鉉道要僻地方只有南門外報恩寺裡好又不吵鬧房子又寬房錢又不十分貴我們

而今吃了飯竟到那里尋寓所當下吃完幾壺酒堂官拏上肘子句湯句和飯來季恬逸儘力吃了一飽下樓會賬又走到刻字店托他看了行李三人一路走出了南門那南門熱鬧轟轟眞是車如游龍馬如流水三人擠了半日纔擠了出來望着報恩寺走了進去季恬逸道我們就在這門口尋下處罷蕭金鉉道不好還要再向裡面些去方纔僻靜當下又走了許多路走過老退居到一个和尚家敲門進去小和尚開

了門問做什麼事說是來尋下處的小和尚引了進去當家的老和尚出來見頭戴玄色緞僧帽身穿繭紬僧衣手裡拏着數珠鋪眉䝉眼的走了出來打个問訊請諸位坐下問了姓名地方三人說要尋一个寓所和尚道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現任老爺常來做寓的三位施主請自看聽憑揀那一處三人走進裡面看了三間房了又出來同和尚坐着講教每月房錢多少和尚二口價定要三兩一月講了半天一厘也不

肯讓諸葛天申已是出二兩四了和尚只是不點頭一會又罵小和尚不掃地明日下浮橋施御史老爺來這裡擺酒看見成什麼模樣蕭金鉉見他可厭向季恬逸說道下處是好只是買東西遠些老和尚呆着臉道在小房住的客若是買辦和厨子是一个人做就住不的了須要厨子是一个人在厨下收拾着買辦又是一个人伺候着買東西幾趟的來蕭金鉉笑道將來我們在這裡住豈但買辦厨子是用兩个人還

要牽一頭禿驢與那買東西的人騎着來往更走的快把那和尚驚的白瞪着眼三人便起身道我們且告辭再來商議能和尚送出來又走了二里路到一个僧官家敲門僧官迎了出來一臉都是笑請三位廳上坐便炦出新鮮茶來擺上九个茶盤上好的蜜橙糕核桃酥奉過來與三位吃三位請到租寓處的話僧官笑道這个何妨聽憑三位老爺喜歡那里就請了行李來三人請問房錢僧官說道个何必計較三位

老爺來住請也請不至隨便見惠些須香資僧人那里好爭論蕭金鉉見他出語不俗便道在老師父這里打攪每月送銀二金休嫌輕意僧官連忙應承了當下兩位就坐在僧官家季恬逸進城去發行李僧官叫道人打掃房鋪設床鋪桌椅傢伙又換了茶來陪二位談到晚行李發了來僧官告別進去了蕭金鉉叫諸葛天申先秤出二兩銀子來用封袋封了貼了簽子送與僧官僧官又出來謝過三人點起燈來打點

夜消諸葛天申稱出錢把銀子托季恬逸出去買酒菜季恬逸出去了一會帶着一个走堂的捧着四壺酒四个碟子來一碟香腸一碟鹽水蝦一碟水雞腿一碟海蜇擺在桌上諸葛天申是鄉里人認不的香腸說道這是什麼東西好像猪鳥蕭金鉉道你只吃罷了不要問他諸葛天申吃着說道這就是臘肉蕭金鉉道你又來了臘肉有个皮長在一轉的這是猪肚內的小腸諸葛天申又不認的海蜇說道這迸脆的是

甚麼東西倒好吃再買些進艙的來吃吃蕭季
二位又吃了一回當晚吃完了酒打點各自歇
息季恬逸沒有行李蕭金鉉勻出一條褥子來
給他在腳頭蓋著睡次日清早僧官走進來說
道昨日三位老爺駕到貧僧今日備個腐飯屈
三位坐坐就在我們這寺裡各處頑頑三人說
了不當僧官邀請到那邊樓底下坐著辦出四
大盤來吃早飯吃過同三位出來閒步說道我
們就到三藏禪林裡頑頑罷當下走進三藏禪

林頭一進是極高的大殿殿上金字匾額天下第一刹庭一直走過兩間房子又曲曲折折的階級欄杆走上一个樓去只道是沒有地方了僧官又把樓背後開了兩扇門叫三人進去看那知還有一片平地在極高的所在四處都望着內中又有參天的大木幾萬竿竹子那風吹的到處颼颼的響中間便是唐玄奘法師的衣鉢塔頂了一會僧官又邀到家裡晚上九个盤子吃酒吃酒中間僧官說道貧僧到了僧官任

還不會請客後日家裡擺酒唱戲請三位老爺看戲不要出分子三位道我們一定來賀當夜吃完了酒到第三日僧官家請的客從府尹的衙門人到縣衙門的人約有五六十客還未到廚子背茶的老早的來了戲子也發了箱來了僧官正在三人房裡閒談忽見道人走來說師公那人又來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平地風波天女下維摩之室空堂宴集雞群來唳鶴之翔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八分一碗的麵指呷一口湯便拿與轎夫吃其實家裡只呷得一碗鍋巴湯形容酸子可謂無微不照揚州樂府云東風二月吹黃埃多子街上飛轎來後云道旁一老翁嘖嘖誇而翁而翁當日好肩背東門擔水西門賣亦是此意

寫惡禿可惡真令人髮指揚小和尚明是自擡身價說買辦那又欺落三人後又寫一圓融之僧官以襯跌之辭情栩栩欲活

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

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納姬

話說僧官正在蕭金鉉三人房裏閑坐道人慌忙來報那個人又來了僧官就別了三位同道人出去僧道人可又是龍三那奴才道人道怎麼不是他這一回來的把戲更出奇老爺你自去看僧官走到樓底下看茶的正在門口摘着爐子僧官走進去只見椅子上坐着一個人一副烏黑的臉兩隻黃眼睛珠一嘴鬍子頭戴一

頂紙剪的鳳冠身穿藍布女襖白布單裙腳底下大腳花鞋坐在那裏兩個轎夫站在天井裏要錢那人見了僧官笑容可掬說道老爺你今日喜事我所以絕早就來替你當家你且把轎錢替我打發去着僧官愁着眉道龍老三你又來做甚麼這是個甚麼樣子慌忙把轎錢打發了去又道龍老三你還不把那些衣服脫了人看着怪模怪樣龍三道老爺你好沒良心你做官到任除了不打金鳳冠與我戴不做大紅補

服與我穿我做太太的人自已戴了一個紙鳳冠不怕人笑也罷了你還叫我去掉了是怎的僧官道龍老三頑是頑笑是笑雖則我今日不曾請你你要上門怪我也只該好好走來為甚麽粧這個樣子龍三道老爺你又說錯了夫妻無隔宿之仇我怪你怎的僧官道我如今自已認不是罷了是我不曾請你得罪了你你好好脫了這些衣服坐着喫酒不要粧瘋做癡惹人家笑話龍三道這果然是我不是我做太太的

人只該坐在房裏替你裝圍碟剝果子當家料理那有個坐在廳上的惹的人說你家沒內外說着就在房裏走僧官拉不住竟走到房裏去了僧官跟到房裏說道龍老三這喇䕶的事而今行不得惹得上面僧府知道了大家都不便龍三道老爺你放心自古道清官難斷家務事僧官急得亂跳他在房裏坐的安安穩穩的吩咐小和尚叫茶上拿茶來與太太吃僧官急得走進走出恰走出房門遇着蕭金鉉三位走來

僧官攔不住三人走進房季恬逸道噫那裏來的這位太太那太太太站起來說道三位老爺請坐僧官急得話都說不出來三個人忍不住的笑道人飛跑進來說道府裏尤太爺到了僧官只得出去倍客那姓尤姓郭的兩個書辦進來作揖坐下吃茶聽見隔壁房裏有人說話就要走進去僧官又攔不住二人走進房見了這個人嚇了一跳道這是怎的止不住就要笑當下四五個人一齊笑起來僧官急得沒法說道諸

位太爺他是個喇子他屢次來騙我尤書辦笑道他姓甚麼僧官道他叫作龍老三郭書辦道龍老三今日是僧官老爺的喜事你怎麼到這裡胡鬧快些把道衣服都脫了到別處去龍三道太爺道是我們私情事不要你管尤書辦道這又胡說了你不過是想騙他也不是這個騙法蕭金鉉道我們大家拿出幾錢銀子來捨了這畜生去罷免得在這裏鬧的不成模樣那龍三那裏肯去大家正講着道人又走進來說道

司聚臺太爺同一位金太爺已經進來了說着蕭書辦同金東崕走進房來東崕認得龍三一見就問道你是龍三你這狗頭在京裏拐了我幾十兩銀子走了怎麼今日又在這裏粧這個模樣分明是騙人其實可惡叫跟的小子把他的鳳冠抓掉了衣服扯掉了趕了出去龍三見是金東崕方纔慌了自己去了鳳冠脫了衣服說道小的在這裏伺候金東崕道那個要你伺候你不過是騙這裏老爺改日我勸他賞你些

銀子作個小本錢倒可以你若是這樣胡鬧我
即刻送到縣裏處你龍三見了這一番纔不敢
鬧謝了金東崖出去了僧官纔把衆位拉到樓
底下從新作揖奉坐向金東崖謝了又謝看茶
的捧上茶來喫了郭書辦道金太爺一向在府
上幾時到江南來的金東崖道我因近來陪累
的事不成話說所以決意反舍到家小兒僥倖
進了一個學不想反惹上一場是非雖然真的
假不得卻也丟了幾兩銀子在家無聊因運司

荀老先生是京師舊交特到揚州來望他一望
承他情薦在匣上送了幾百兩銀子董書辦道
金太爺你可知道荀大人的事金東崖道不知
道荀大人怎的董書辦道荀大人因貪贓拏問
了就是這三四日的事金東崖道原來如此可
見旦夕禍福郭書辦道舍宗而今在那裏董書
辦道太爺已是買了房子在利涉橋河房家人
道改日再來拜訪金東崖又問了三位先生姓
名三位俱各說了金東崖道都是名下先生小

弟也注有些經書答曰請教當下陸陸續續到了幾十位客落後來了三個戴方巾的和一箇道士走了進來衆人都不認得內中一個戴方巾的道那位是季恬逸先生季恬逸道小弟便是先生有何事見教那人袖子裡拿出一封書子來說道季葦兒多致意季恬逸接着折開同蕭金鉉諸葛天申看了纔曉得是辛東之金寓劉郭鐵筆來霞士便道請坐四人見這裏有事就要告辭僧官拉着他道四位遠來請也請不

至便桌坐坐斷然不放了去四人只得坐下金東崖就問起荀大人的事來可是真的郭鐵筆道是我們下船那日拿問的當下唱戲吃酒吃到天色將晚辛東之同金寓劉趕進城在東花園庵裏歇去這坐客都散了郭鐵筆同來道士在諸葛天申下處住了一夜次日來道士到神樂觀尋他的師兄去了郭鐵筆在報恩寺門口租了一間房開圖書店季恬逸這三個人在寺門口聚昇樓起了一個經摺每日賒米買菜和

游吃一日要吃四五錢銀子文章已經選定叫了七八個刻字匠來刻又賒了百十桶紙來准備刷印到四五個月後諸葛天申那二百兩多銀子所剩也有限了每日仍舊在店裏賒着吃那日季恬逸和蕭金鉉在寺裏閑走季恬逸道諸葛先生的錢也有限了到欠下這些債將來這個書不知行與不行這事怎處蕭金鉉道這原是他情願的事又没有那個強他他用完了銀子他自然家去再討管他怎的正說着諸葛

天申也走來了兩人不言語了三個同步了一會一齊回寓却迎着一乘轎子兩擔行李三個人跟着進寺裏來那轎揭開簾子轎裏坐着一個帶方巾的少年諸葛天申依稀有些認得那轎來的快如飛的就過去了諸葛天申道這轎子裏的人我有些認得他因趕上幾步扯着他跟的人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那人道是天長杜十七老爺諸葛天申回來同兩人跟着那轎和行李一直進到老退居隔壁那和尚家去了

諸葛天申向兩人道方纔進去的是天長杜宗伯的令孫我認得他是我們那邊的名士不知他來做甚麼我明日去會他次日諸葛天申去拜那裏回不在家一直到三日纔見那杜公孫來回拜三人迎了出去那正是春暮夏初天氣漸暖杜公孫穿着是鶯背色的夾紗直綴手搖詩扇腳踏絲履走了進來三人近前一看面如傅粉眼若點漆溫恭而雅飄然有神仙之概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江南數一數二

的才子進來與三人相見作揖讓坐杜公孫問了兩位的姓名籍貫自已又說道小弟賤名倩賤字慎卿說過又向諸葛天申道天申兄還是去年考較時相會又早半載有餘了諸葛天申向二位道去歲申學臺在敝府合考二十七州縣詩賦是杜十七先生的首卷杜申卿笑道這是一時應酬之作何足掛齒況且那日小弟小恙進場以藥物自隨草草塞責而已蕭金鉉道先生尊府江南王謝風流各郡無不欽仰先生

大才又是尊府白眉今日幸會一切要求指教
杜愼卿道各位先生一時名宿小弟正要請教
何得如此倒說當下坐着吃了一杯茶一同進
到房裏見滿桌堆着都是選的刻本文章紅筆
對的樣花綠胡哨的杜愼卿看了放在一邊忽
然翻出一首詩來便是蕭金鉉前日在烏龍潭
春遊之作杜愼卿看了點一點頭道詩句是清
新的便問道這是蕭先生大筆蕭金鉉道是小
弟拙作要求先生直教杜愼卿道如不見怪小

弟也有一句悖謬之言詩以氣體爲主如尊作這兩句桃花何苦紅如此楊柳忽然青可憐豈非加意做出來的但上一句詩只要添一個字問桃何苦紅如此便是賀新凉中間一句好詞如今先生把他做了詩下面又强對了一句便覺索然了幾句話把蕭金鉉說的透身冰冷季恬逸道先生如此談詩若與我家葦蕭相見一定相合杜愼卿道葦蕭是同宗麽我也曾見過他的詩才情是有些的坐了一會杜愼卿辭别

了去次日杜慎卿寫個說帖來道小寓牡丹盛開薄治杯茗屈三兒到寓一談三人忙換了衣裳到那裏去只見寓處先坐着一個人三人進來同那人作揖讓坐杜慎卿道這位鮑朋友是我們自己人他不僭諸位先生的坐季恬逸方才想起是前日帶信來的鮑老爹因向二位先生道這位老爹就是蕭蕭的姑岳因問老爹在這裏為甚麼鮑廷璽大笑道季相公你原來不曉得我是杜府太老爺累代的門下我父子兩

個受太老爺多少恩惠如今十七老爺到了我
怎敢不來問安杜愼卿道不必說這閒話且叫
人拿上酒來當下鮑廷璽同小子抬桌子杜愼
卿道我今日把這些俗品都捐了只是江南時
魚櫻筍下酒之物與先生們揮麈清談當下擺
上來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幾個盤子買的是永
寧坊上好的橘酒撤上酒來杜愼卿極大的酒
量不甚吃菜當下舉筯讓衆人吃菜他只揀了
幾片筍和幾個櫻桃下酒傳杯換盞吃到午後

杜慎卿叫取點心來便是豬油餃餌鴨子肉包的燒賣鵝油酥軟香糕每樣一盤拿上來衆人吃了又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每人一碗杜慎卿自己只吃了一片軟香糕和一碗茶便叫收下去了再斟上酒來蕭金鉉道金日對名花聚良朋不可無詩我們即席分韻何如杜慎卿笑道先生這是而今詩社裏的故套小弟看來覺得雅的這樣俗還是清談爲妙說着把眼看了鮑廷璽一眼鮑廷璽笑道還是門下効勞便

走進房去拿出一雙笛子來去了錦雲坐在席上嗚嗚咽咽將笛子吹着一個小小子走到鮑廷璽身邊站着拍着手唱李大白清平調真乃穿雲裂石之聲引商刻羽之奏三人停杯細聽杜慎卿又自㪍了幾杯吃到月上時分照耀得牧丹花色越發精神又有一樹大繡毬好像一堆白雪三個人不覺的手舞足蹈起來杜慎卿也頹然醉了只見老和尚慢慢走進來手裏拿着一個錦盒子打開來裏面拿出一串祁門小

炮燁日裏說道貧僧來替老爺醒酒就在席上點着燁燁烞烞響起來杜愼卿坐在椅子上大笑和尚去了那硝黃的烟氣還繚繞酒席左右三人也醉了站起來把腳不住告辭要去杜愼卿笑道小弟醉了恕不能奉送鮑師父你替我送三位老爺出去你回來在我這裏住鮑廷璽拿着燭臺送了三位出來關門進去三人回到下處恍惚如在夢中次日賣紙的客人來要錢這裏沒有吵鬧了一回隨即就是聚升樓來討

酒賬諸葛天申稱了兩把銀子給他收着再算三人商議要回杜愼卿的席算計寓處不能備辦只得拉到他聚昇樓坐坐又過了一兩日天氣甚好三人在寓處吃了早點心走到杜愼卿那裏去走進門只見一個大腳婆娘同他家一個大小子坐在一個板櫈上說話那小子見是三位便站起來季恬逸拉着他問道這是甚麼人那小子道做媒的沈大腳季恬逸道他來做甚麼那小子道有些別的事三人心裏就明白

想是要他娶小就不再問走進去只見杜愼卿正在廊下閒步見三人來請進坐下小小子拿茶來喫了諸葛天申道今日天氣甚好我們來約先生寺外頑頑杜愼卿帶着這小小子同三人步出來被他三人拉到聚昇樓酒館裏杜愼卿不能推辭只得坐下季恬逸見他不吃大葷點了一賣板鴨一賣魚一賣猪肚一賣雜膾拿上酒來吃了兩杯酒衆人奉他吃菜杜愼卿勉強吃了一塊板鴨登時就嘔吐起來衆人不好

意思因天氣尚早不大用酒搬上飯來杜慎卿
拿茶來泡了一碗飯吃了一會還吃不完遞與
那小小子拿下去吃了當下三人把那酒和飯
都吃完了下樓會賬蕭金鉉道慎卿兄我們還
到雨花臺崗兒上走走杜慎卿道這最有趣一
同步上崗子在各廟宇裏見方景諸公的祠甚
是巍峩又走到山頂上望着城內萬家烟火那
長江如一條白練琉璃塔金碧輝煌照人眼目
杜慎卿到了亭子跟前太陽地裏看見自己的

影子徘徊了大半日大家藉草就坐在地下諸葛天申見遠遠的一座小碑跑去看看了回來坐下說道那碑上刻的是夷十族處杜愼卿道列位先生這夷十族的話是沒有的漢法最重夷三族是父黨母黨妻黨這方正學所說的九族乃是高曾祖考子孫曾元只是一族母黨妻黨還不曾及那裏誅的到門生上況且永樂皇帝也不如此慘毒本朝若不是永樂振作一番信着建文軟弱久已弄成個齊梁世界了蕭金

鉉道先生據你說方先生何如杜慎卿道方先生迂而無當天下多少大事講那樂門雉門怎麽這人朝服斬于市不爲冤枉的坐了半日日色已經西斜只見兩個挑糞桶的挑了兩担空桶歇在山上這一個拍那一個肩頭道兄弟今日的貨已經賣完了我和你到永寧泉吃一壺水回來再到雨花臺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眞乃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氣一點也不差當下下了嶺子回來進了寺門諸葛天申道且到

我們下處坐坐杜愼卿道也好一同來到下處纔進了門只見季葦蕭坐在裏面季恬逸一見了歡喜道葦兄你來了季葦蕭道恬逸兄我在刻字店裏找問知道你搬在這裏便問此三位先生尊姓季恬逸道此位是貽諸葛天申先生此位就是我們同鄉蕭金鉉先生你難道不認得季葦蕭道先生是住在北門的蕭金鉉道正是季葦蕭道此位先生季恬逸道這位先生說出來你更歡喜哩他是天長杜宗伯公公孫

杜十七先生諱倩字慎卿的你可知道他麽季
葦蕭驚道就是去歲宗師考取貴府二十七州
縣的詩賦首卷杜先生小弟渴想久了今日才
得見面倒身拜下去杜慎卿陪他磕了頭起來
衆位多見過了禮正待坐下這聽得一個人笑
着麽喝了進來說道各位老爺今日吃酒過夜
季葦蕭擡眼一看原來就是他姑丈人忙問道
姑老爺你怎麽也來在這裏鮑廷璽道這是我
家十七老爺我是他門下人怎麽不來姑爺你

原來也是好相與蕭金鉉道眞是眼前一笑皆知已不是區區陌路人一齊坐下季葦蕭道小弟雖年少浪遊江湖閱人多矣從不曾見先生珠輝玉映眞乃天上仙班今對着先生小弟亦是神仙中人了杜愼卿道小弟得會先生也如成連先生刺船海上令我移情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高會江南又見奇踪卓犖英姿海內都傳雅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以小杜之風流形三人之齷齪酒樓再會愼

之自命何如乃季恬逸開口猶云杜宗伯公
公孫其心口中祗有此二字也慎卿連曰對
此等人可謂不得意之極得季葦蕭數語不
禁爲之色舞
寫雨花臺正是寫杜慎卿爾許風光必不從
腐頭巾胸流出
慎卿生平一段僻性已從方正學一段議論
中露出圭角